

不散的军魂

818311

44.652
C541



10050485

不散的军魂

王孟强 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不散的军魂

王孟强 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2插页1·字数26,7,000

1988年10月第1版·198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1—12,000

ISBN 7-5033-0060-4/I·55

定价:3.30元 3.50(膜)

目 次

“老铁”们的悲喜剧·····	袁厚春 (1)
北战大秦·····	周 纲 (29)
不散的军魂·····	朱传雄 (77)
大秦书简·····	孙建军 (116)
吉卜赛之旅·····	曾凡华 (133)
大梁回旋曲·····	王孟强 (153)
渠景坤和他的妻子·····	冯复加 (182)
征途·····	谢克强 (200)
路工咏叹调·····	姜书范 (214)
“假干部”·····	吴义群 (226)
薛继连波抢记·····	崔金生 (240)
燃烧的花圈·····	吕希杉 (253)
王国均琐记·····	向清明 (265)
生活的第一站·····	王开忠 梅梓祥 (275)
无证工程师·····	张子健 (286)
山的雕像·····	杨仕望 (294)
一个队长的酸甜苦辣·····	毛协富 (306)
路，在他脚下·····	李良苏 (318)
大山的回声·····	孟广顺 (333)
力的声响·····	周佳良 (346)

桑干河上那座山……………官建文 王立武 蒋亚平 (359)

编后…………… (380)

“老铁”们的悲喜剧

袁厚春

我要到建设中的大(同)秦(皇岛)铁路西端，去采访铁道部第十七工程局。忽然有一个问题：穿什么衣服好呢？我担心这一身军装，会刺激昔日战友们的感情。

三年前，铁道兵四十万官兵按照军委命令，集体转业编为铁道部的十个工程局。那个时刻，部队里弥漫着何等悲壮的气氛。团政委宣读集体转业的命令，头一句“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念了三遍，下一句话哽在喉头，硬是接不下去……通知五点钟会餐，摆了十桌，等到五点半，连三桌还没坐满。白、红、啤三种酒摆在桌上，没人动手开瓶子……团长好不容易坚持到聚会结束，回到宿舍，一把带上门，栽到被子上痛哭失声……

残酷的别离，痛苦的转折。可是，应该这样做，必须这样做！

——《狐狸的故事》：白茫茫的雪野上，老狐狸凶狠地撕咬着将要成年的子兽，毫不留情地将它们逐出家门，让它们自己去学会觅食，学会生存。小狐狸噙着泪水，一步三回头，终于无可奈何地走向远方……

三年过去了，它们的命运如何呢？

读者已经料到，下面，我要讲述这支队伍如何经受磨难而后奋起和成功的故事了。是的。然而一个人的故事总来搅扰我的思路。他叫吴大斌。在那个庄严而痛苦的时刻，他也在流泪——确切些，他在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他的悲伤中别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的经历在十七局万余人中是极为特殊的，可以认为没有“代表性”。可是工地上的人们为什么总是提起他呢？他的故事为什么总要挤进这篇庄严的话题呢？好吧，反正现在流行“反逻辑”、“非理性”，它什么时候“敲门”，就什么时候放它进来好了。

“兵改工”，一字之差，带来的却是一场从上至下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当时流行三句话：“老干部无所谓”——反正快离、退休了，改就改吧（当然，后来也并非“无所谓”）；“年轻战士喊万岁”——一声令下，农村来的也罢，城里待业的也罢，都成了国家正式职工，端上“铁饭碗”了，岂不善哉；最后一句是：“中青干部掉眼泪”——他们怕夫妻两地分居。这本来是铁道兵的老问题，可那时总有个盼头儿，盼着转业回老家，现在绝望了。改工以后和铁道兵一样的钻山沟，一样的流动。即使家属“随队”，也只能住在家属基地，永远赶不上筑路者的步伐。以十七局四处（原来的一个团）为例，若干年来，随着一条又一条铁路新线的诞生，他们先后在四川达县、青海西宁、陕西西安、山西太原和榆次留下家属基地。现在他们在大同施工，与最近的榆次家属区相隔三百五十公里，还不是两地分居？正是家庭负担最重的年纪，父母需要赡养，夫妻渴望爱抚，子女需要教育。他们怎能不归心似箭？于是，胆大的，闹；有门路的，请客送礼，求东告西；没后门又拉不下脸来的，只有掉眼泪。可以说，现在在位的干部，当时没有哪一个奔着改工以后的

好处，都是凭着根深蒂固的革命觉悟和组织纪律性，擦干眼泪服从纪律留下来的。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牺牲呵！

现在，吴大斌的故事来敲门了。在大多数干部因为不能转业回乡而急得跳墙的时候，他却为不能留在部队集体改工而悲伤。1982年夏，他被开除党籍，由行政二十二级降为二十三级，由师部正连职管理员降为排长，下放到艰苦的察尔汗盐湖锡铁山隧道工地。什么错误？“婚外恋”，“喜新厌旧”。在我们这个长期信奉儒教的文明古国，尤其在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中，这是最难容忍的错误。一般情况下，一旦组织处理完毕，肯定转业复员，无一例外。

可是，他能转业回乡吗？受过他的欺骗第一次假离婚、事情败露后第二次真离婚的前妻，带着三个孩子，至今还住在他的家里，伺奉着亲自写信告倒儿子的老父亲，他回去后怎样相处，怎样见人？还有，在他隐瞒真相的情况下与他第一次非法结婚，在他受难时第二次合法结婚的新人，他怎样带回去？

这是一段苦辣酸甜滋味俱全、崇高与卑微、真诚与虚伪交错纠结令人啼笑皆非的复杂经历，有必要交代清楚。

吴大斌家在长江岸边娘子湖畔。还在他六七岁的时候，父亲给这位长子定了“娃娃亲”，姑娘小他三岁，两家沾点亲戚。1969年，二十岁的吴大斌要参军了，姑娘已经长到了十七岁，不知怎么回事，这一对儿还没热乎起来，临别前甚至根本没谈过未来成亲的事儿，此后也很少写信。

1974年，已当兵五年的吴大斌回家探亲，行前拍电报让他在中学教书的弟弟去接站。到家一看，他大吃一惊：父亲已把结婚事宜操办齐全，连办酒席的两口肥猪都杀了，单等大斌一到就办喜事。怎么办？他悄悄地嘱咐二弟托关系疏通公

社的民政助理从中阻拦，就说没有部队证明不给办。谁知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后门儿”，父亲疏通公社书记交代民政助理先办登记，部队的手续以后再补。

凭心而论，他也说不出姑娘有什么不好，但就是不喜欢。婚后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托辞工作忙提前归队了。此后七年间，吴大斌每年都有一个月的探亲假，他没有一次住满假期。尽管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出来，甚至还违反政策生出了第三胎，然而夫妻间的感情仍如一杯白水，没滋没味。

吴大斌可不是个窝窝囊囊甘于逆来顺受的角色。除了不顺心的婚姻之外，他在各方面都表现了自己应有的价值。参军半年就入了团，又过半年，他成为同届新兵中的第一名共产党员。翻开他的档案，在1969年至1982年受处分之前的十三个年头中，有两次“五好战士”（他只赶上两年），十次嘉奖——其中有两次是师司令部参谋长签发的通令嘉奖，还有三次三等功。当战士八年，他没睡过午觉，不是摆弄机器就是翻书本。筑路工地上的发电机、压风机、搅拌机、抽水机、桁车……他样样会开，样样能修。

1975年，师部迁到了青海格尔木。师参谋长点名要这个忠诚可靠、技术全面的老兵，带领二十四名战士到西宁学习取暖锅炉和管道的安装、管理技术。回到师里，已是十月天气，人们坐在办公室里冷得伸不出手，吴大斌率领二十四员部将日夜突击，到最后他四天四夜没休息，终于使锅炉一次试烧成功。

当初，管理科长担心这个兵太老，不好管。如今，参谋长得意地问他：“我选的这个兵怎么样？”科长说：“你给我再选两个这样的兵就好了。”1977年7月，吴大斌被提升为排长，不久又提升为管理员。

1980年到1981年，正当他以出色的工作表现又立功又受通令嘉奖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悄悄地发生了。

一天晚饭后，吴大斌陪战友散步，转到师部对面市委机关的大院里，忽然背后有人叫他：“吴排长！”回头一看，是位姑娘。几年前安装暖气时，雇请一批临时工挖掘管道沟，这姑娘就是其中一个，吴大斌还有印象。

“你怎么在这里？”

“我姑家在这儿住。”这姑娘——我们姑且叫她易兰英吧——家住陕西乡下，高中毕业后在姑家一面复习功课，一面找些零活做。她姑夫是市委招待所的管理员，与吴大斌常有工作来往。有当年的一面之识，又有她姑夫这层关系，两人对今天的邂逅都很高兴。

一回生，二回熟。从此以后，吴大斌成了管理科与市委招待所的常务联络员；小易的姑夫有事找吴大斌也常派她跑腿。你来我往，大大方方，自自然然，也没入在意。

一次，吴大斌的一位好友遇见易兰英和吴大斌在一起，取笑说：“哎，我们管理员可还没结婚哪，你三天两头往这儿跑，是不是有点意思啊！”

一句随便说说的笑话，却无意中点破了姑娘心中的隐秘。原来，姑娘早已萌生爱慕之心，做过许多玫瑰色的梦。梦幻一经点破，立刻由假变真了。她对“我们管理员还没结婚”这句话听得格外真切，本来她也没想过纯朴、拘谨的他会是个结过婚的人，直到她决心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他的时候，也没向他或是别人问过一句。既然没有怀疑，为什么要问呢？

吴大斌知道自己是丧失了恋爱资格的人，他的出身、教养和军人身份，也没有给他生发非份之想的勇气。开始，他至多不过象所有年轻男人那样，希望在与年青女性的说说

笑笑中得到一点愉悦而已。当他明显地感觉到对方的爱慕的时候，曾经犹豫过，是否该把真相说破？可是等她一来到面前，就又失去了开口的勇气。他情不自禁地把她与妻子比来比去，结果是可爱的越发完美，不可爱的越发欠缺。为了不失去他再难得到的东西，他终于开始了有意识的隐瞒和欺骗。等到他大梦初醒，明白自己已不能见容于组织和领导，对不起父母、妻子和孩子的时候，他已经走得太远了……

易兰英好象突然从天上跌入了漆黑的深谷……她咬牙切齿地恨过，昏天黑地的哭过，可是恨过、哭过之后，她又否定了自己：凭感觉，她怎么也不相信他是个不诚实的人。况且，事到如今，她也没有退路了。他们只能一起硬着头皮往前走！

1981年底，领导上准备提拔吴大斌为副科长，已经找他谈过话。当了副科长，家属就可以随军了。这一下，难题摆到眼皮底下了，然而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

1982年元月，他带着骗来的两张空白介绍信回了家，对妻子说：“我马上要提营职了，按说你很快就可以随军。但是部队有规定，凡超生了第三胎的，家属随军要推迟三年（确有其事）。 ”

“那怎么办呢？”妻子问。

“只有一个办法：咱俩先假装离婚，我带两个大孩子先走，等户口一落下，咱们再复婚。这样，上面就不好追究第三胎的事了……”

出乎意料的是，妻子对随军和假离婚这两件大事的反应都较冷淡。她想了两天之后，说：“那就照你说的试试吧。”

元月10日，吴大斌填好一张介绍信，用自行车驮着妻子，背着双方父母办理了离婚手续。六天之后，吴大斌出现

在陕西，用另一张空白介绍信同易兰英领取了结婚证书。这一切，部队领导当然都不知道。不料，这一对“新婚夫妇”刚过了半个蜜月，部队把电报打到易兰英家里来，命令吴大斌“立刻归队”。

吴大斌心里明白：秘密败露了。但他没有想到，竟是自己的父亲告发的。原来他离家没几天，父亲就从经手的公社干部那里得到了信息反馈，一问儿媳，果然不差。老人家怒火万丈，立即托人代笔写信给部队领导，疼骂儿子思想变质，忘恩负义。当了官就不要农村老婆了，这哪象个党员？这样的党员还留着他干什么？……老人家解放前祖辈受穷，他永远感激共产党，认定共产党员应该具有天下一切美德。他送出最器重的长子大斌参军，临走时说：“既去，就得干好，入不上党，你就别回来！”今天又是他告倒了儿子，使这个有了十一年党龄的党员被开除了。

吴大斌原本也没有准备把事情长久隐瞒下去，他知道这件事是瞒不住的。一俟假期休满，他就准备选个适当的机会向组织“自首”。他准备接受一切训斥、批判、处分和鄙视，他要的只是既成婚姻事实。他只是没有料到处分会这样重。准确地说，是他没想到自己的错误性质是这样严重。降职降级都可以忍受，最令他痛苦的是被开除党籍！更没想到，他以这样大的代价换来的“既成事实”也保不住了：领导上要求他与易兰英解除婚姻关系，与原配复婚！

1982年6月，一纸离婚调解书由格尔木寄到了易兰英的家乡。与此同时，吴大斌怀着一颗冰冷的心回家去完成死灰复燃的使命。

妻子已经熬过了感情暴发阶段。她现在的决心是让这个无情无义的丈夫鸡飞蛋打两头空。但她没有守住自己的防

线，她毕竟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呀。这时，吴大斌却犹豫了。以前他与她无冤无仇，尚且闹到这一步，复婚以后，日子还怎么过？如果说他以前只是骗了别人，现在为什么要连自己也骗进去呢？

已经因病住院的老父亲也没主意了。当初他写信给部队首长，还不知道不争气的儿子在外面又娶了一房媳妇，他只是想让首长管管这个“陈世美”，让他回心转意，谁知竟落得这样一副惨局。他对儿子说：“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背着我呵！”儿子叹口气，在心里说：告诉了你，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最后，还多亏父亲出面，说通了儿媳妇：勉强复婚也没法过，莫如就这样吧。儿媳妇虽然与婆婆合不来，对公公倒一向敬重。这个承受力特强的女人再次默认了命运的安排。

吴大斌带着这样的谈判协定回到部队，领导上派人做了调查之后，又开出正式介绍信，让吴大斌回去办理了合法的离婚手续。

回到青海，吴大斌卷起铺盖离开是非之地格尔木，来到人烟稀少的察尔汗盐湖，以他当连长八年，任指导员四年的军龄当一名老排长。放下背包，他长出了一口气。他好象终于摆脱了梦魇，摆脱了尘世的烦恼而踏进虚空。“现在，再没有人来找我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他真的无牵无挂一身轻了吗？真的没有人来找他了吗？且慢，我们还有一条线索未加交代呢——那位远在千里之外被缺席判定“离婚”的易兰英怎样了呢？

一纸离婚证书与其说掐断了易兰英的幸福，不如说是断送了她的尊严。她整日坐在家里，不想见人也无法见人。她悲叹自己的不幸，但更惦记害苦了她的那个人。如果没有自

己，他不会落得这么惨。后来，她听说吴大斌与前妻已经正式离婚，她心事更重了，眼前总有心灰意冷愁眉苦脸的吴大斌的影子晃来晃去。她终于忍受不住，只身前往格尔木团部驻地。

“吴大斌犯错误，有我的责任。”她心平气和地对团政委田云国申诉，“现在，也处分了，也惩罚了，旧事不说它了。可是，他以后怎么生活啊！组织上不是为了挽救他吗？象这样，他也没脸见人，我也抬不起头来，不是又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吗？”最后，她说：“既然他和前妻不再复婚了，如果领导同意，我还愿意跟他。”

政治委员不能不对这位传说中名声不好的女性刮目相看：她说的都有道理，她的那样一种精神甚至令人感动。应该庆幸的是，这位政治委员及其所在的团党委一些成员，脑子里除了原则性和组织纪律性之外，还保留着那么一点不多不少的“好奇心”。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在上级提供的材料基础上，又到有关单位和吴的家乡做了仔细的调查（带领调查组的，竟然是司令部参谋长——规格够高的）。1983年6月，团党委征得上级同意，批准吴大斌与易兰英结婚，并赶在改工之前给他们办理了家属随军手续。如果不太计较措辞的话，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有情人终成眷属”吧。吴大斌就是以这样的背景和态势，同战友们一起进入改工以后新里程的。以下我们还将看到，这样一个领导班子，对吴大斌的重新崛起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身军装，经过几代人的熔裁、缝补和浸染，已成为厚重的神圣的铠甲。穿上它，可以使人平添许多东西，也可以掩盖许多东西。十七局的前身铁七师是一支素以敢打硬仗、

恶仗著称的部队。1975年,《解放军报》曾以《开路先锋》为题发表长篇通讯,历数该师的光荣历程和累累战功。然而,在他们脱下军装赤条条投入竞争环境的头一两年,却陷入了相当尴尬、狼狈的局面。多年来凭军委一纸命令,不计报酬不惜代价死打硬拼,以在“无法修路”的地方修出路来为荣,大刀阔斧勇猛顽强的优长也掩盖了拙于精细的弱点。现在与诸多技艺纯熟经验丰富的老局摆在一个擂台上,面对着大型产品“工艺化”的“苛刻”条件,猛张飞愣李逵们发现自己绣花的功夫大大欠火;加上改工之前大批老兵、技术骨干退役,留下来的大都是八一、八二年的新兵,有的上道碴、砌护坡也要把着手教,修桥墩立模型板则须处长爬上架子示范……四处的同志告诉我:头一年,他们是船漏偏遇顶头风——在南同蒲复线工程中遇到阎锡山时代留下的烂底子,要在老线桥木桩加片石填充的桥基上,打进三十六米长的水泥桩,钻孔机一打就偏,好容易钻出孔来,要么水泥灌不进,要么水泥粘住造价昂贵的护筒拔不出来,只得放水炮、锯钢筋,一点一点地抠干净……老牛憋在枯井里,豆腐掉在灰堆上。八个墩子硬是搞了一年,干部、职工急得直跺脚……

这支队伍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生存下去?昔日的“常胜军”不得不回答这个令人脸红的问题。

知耻近乎勇。尴尬的局面倒激起了奋发的决心,把全局上下拧成一股绳,为企业的生存而战!局党委提出一个热辣辣的口号:“为振兴十七局,甘愿当牛做马!”别人投标,挑肥拣瘦,而他们的个别单位手里没活干,饥不择食,只好压低标价。中了标,却赚不到什么钱……咬紧牙关,就是赔钱也要干,而且要干好,全当交学费、创牌子吧!

生存,迫使人们收起一切空洞无物自欺欺人的高调,摆

除一切虚荣和形式主义作风；迫使人们放下架子，想一想部队的传统哪些应该继承，哪些已不适用。这就为改革清理出一个适宜的心理环境。承包责任制、目标管理、“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质量管理制度……这一切都不再是为了听从谁的指示，完成谁给的任务，而是本能的要求。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潜藏的被忽略的积极性被挖掘出来。

四处二队队长与书记不和，管理松懈，队里打架斗殴全处闻名，最后一拳打到队长头上，开了个二寸长的口子。旧局面维持不下去了，队长、书记分别找处领导要求调换单位。处长王宜强说：“老黄历得改改了，两个人搞不好就调开，这个摊子留给谁？这个队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你们就是这个队的。在哪儿裂的口子在哪儿缝吧！”后退无路，只好向前。队长头上贴着胶布，与书记坐在一起，“将相和”。只一年工夫，他们把这个队变成全处公认的一流队，回头一数，共获得二十四项评比的第一名。

这一年，四处有三个队长表现不好被撤职、停职，如今什么都讲真格的。有一个队长动辄摆挑子，如今又不请假外出，处里上午核实了他的错误，下午就宣布撤职，另聘一名工人当队长，谁当队长谁就拿那份工资，少客气！

这一派生机勃勃的气候，给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人物提供了重新出山的机会，这就是吴大斌。1985年下半年，他所在的十队正陷在“泥潭”里——他们承担的一项建筑工程遇到复杂情况，加上成员新，管理不善，砌的墙推倒重来好几次。工人拿不到奖金，士气消沉。处党委书记熊立坤前往蹲点，感到需要换一个队长。原队长虽然是个好同志，“马力”小了点，带不动，有一个现成的人选在眼前，敢不敢用呢？

这种事，在改工之前想也不敢想，现在他们要想一想。

用党委书记熊立坤的话说：如果因为犯过错误就把人看死，“这种态度不太文明”。

王宜强处长找到吴大斌，说：“你们队正处在艰难时期，你是个老同志，准备让你把它带起来，怎么样？”

吴大斌惶惑地问：“我……合适吗？”

处长说：“带得好，就合适；带不好就不合适。——就看你怎么干了！”

吴大斌紧咬下唇，迎着处长的眼睛看了半晌……“那就试试吧。”他说。

当天回到家里，他对妻子易兰英说：“从明天起，恐怕要让你吃苦了……”当时十队有两个工点，吴大斌和少部分人在榆次家属基地搞营建，大部人在太原小店施工。妻子临近分娩，偏巧又双脚生疮，站不得，一天做三顿饭都成问题。可是作为队长，吴大斌当然要去直接掌握小店的大队人马，亲手处理那桩缠手的工程。此时，队里有多少事要他操心，是可想而知的。每天收了工，安排好各项事务，总不下九、十点钟了。当别人要上床休息的时候，吴大斌跨上自行车，向五十华里之外的家属基地疾奔……清晨起来，他做好早饭，再把白天要用的粮食、煤饼等什物放在妻子最方便的地方，他自己常常来不及吃饭，便又蹬起自行车，赶往工地……五十里夜雨，五十里晨风，伴随着这个拖着两副重载埋头向前的人！

四处党委紧锣密鼓走马换将，是在准备一场大战。这一仗对四处、对十七局的声誉影响极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改工两年来，兄弟处已从背时倒运中缓过劲来，陆续有所建树。首先是一处在七个月内筑起两千零四米长的御河大